

高爾基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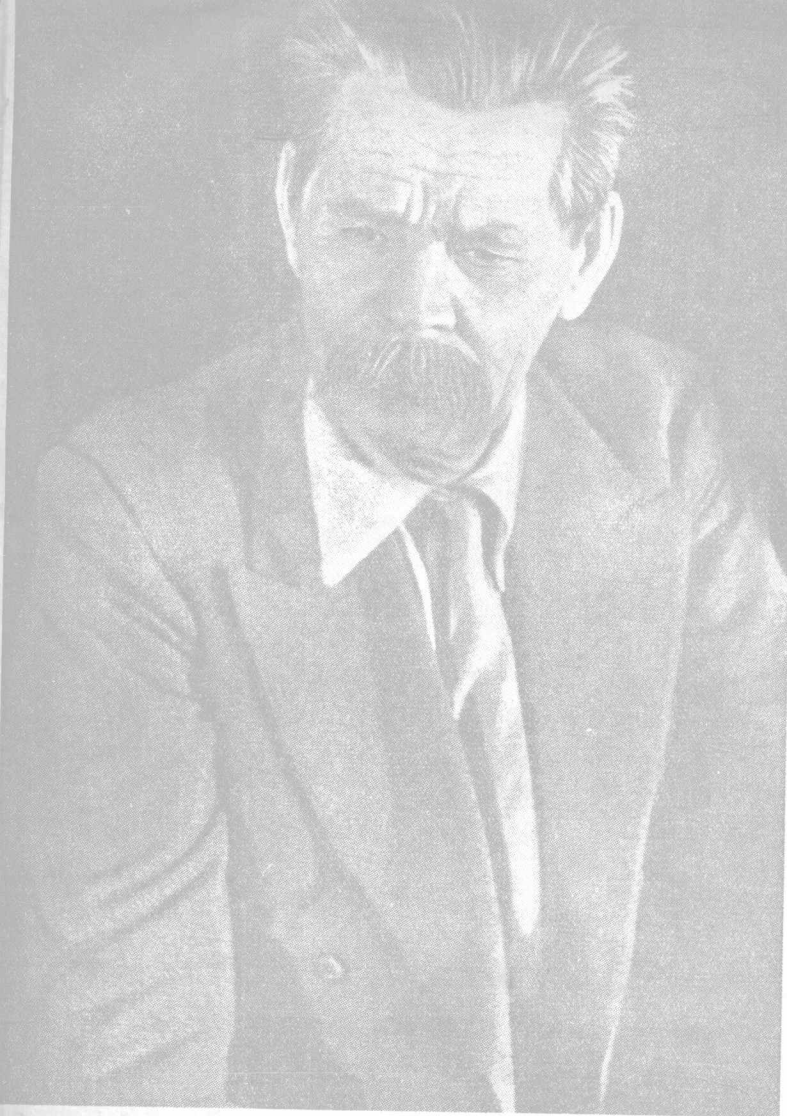
昇曙夢 著 胡雪 譯



高爾基評傳

昇曙夢著
胡雪譯

開明書店印行



Шеркин

序

文豪高爾基逝世的惡耗，不但震驚了世界的文壇與思想界，而且也深刻地打動了勞働階級之心。久患呼吸器官病的他，從今年六月一日起，患了急性肺炎的重症，六日又加上心臟衰弱病，這時就已傳出絕望的消息，到了十八日午後三時，終於結束了他那波瀾重疊，光輝燦爛的六十八年的生活了。蘇聯政府立即決定國葬高氏，二十日在莫斯科的國立公共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午後六時葬於克勒姆里城的革命墓地。參加葬禮者有五十萬（一說有七十萬）人，這是次於列寧的葬禮的盛儀。

1
起身於人生之沈淵，與一切的困難障礙相鬥，一躍而爲世界文壇的最偉大的作家的他，那富於波瀾與色彩的傳記，恰似一篇童話。世界的文學史上，還不會有過像高爾基那樣以高速的速度成功的作家的例子。他的那種成功，確是文壇的奇蹟。但我們不可忘

記：在這奇蹟的成功後面，是藏有他的深刻的生活體驗，與偉大的人格的力量。一生爲知識與勞動的使徒的他，晚年以蘇聯文壇之最高的指導者，多所策劃，但都未告成而身先死，這是頗堪痛惜的！

本書係將從前發表了的舊稿，加以訂正增補，另外再加些新資料進去，編輯而成。以高爾基那樣偉大的文豪的傳記而論，這實在不過是一個貧弱的小冊子，但在完全的傳記尚未出現之前，作爲一種參考，我相信這是很夠用的。這是我之所以在追悼高氏之餘，刊行本書的原故。

最後，在草本書之際，得助於故柯根教授之高爾基論之處頗多，特在此附記一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昇曙夢

目次

一	高爾基之生涯與藝術	一
二	高爾基之思想・人物・業績	九
三	高爾基訪問記	一五
四	高爾基逸事	一七四
五	高爾基語錄	一八四
六	高爾基年譜	一八七

一 高爾基之生涯與藝術

列寧從前曾稱高爾基爲普羅藝術之最偉大的代表者，他說道：「高氏已經爲普羅藝術做了許多的工作，今後將要完成更多的偉業。」列寧又稱高爾基爲普羅藝術之權威。這雖然是極確當的見解，但卻也有詳加檢討的必要。乍看起來，高爾基似乎是不與這個定義相適合的。他不是無產階級的家庭的出身，而是生於小市民的家庭之中的。他的作品論到勞働階級的地方，比論到其他階級的地方遠爲稀少。

高爾基似乎沒有從我們現在所思維的無產階級的見地，來觀察實生活之各種現象。然而，在高爾基的最初的作品出現時，人們卻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暴風雨的告知者」（海燕），看到了慢慢走近來的革命的詩人。勞働階級把他當作自己的作家；他在全世

界的勞働者之間博得了大名。有一個勞働者關於他說過這樣的話：「人們不管他是哪一種的勞働者，在他的精神上總有某種活的東西，那便是關於高爾基的記憶。」

高爾基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作家。他走過了人生之懷疑與動搖的遼遠的道路。我們倘要理解何以他公平地被認為無產階級的作家，我們就必須研究他的生涯和他的一切作品。他的處女作於一八九二年出版。他在這九十年代之中，早就享着大名，他的新作每一出版，總要銷售到數萬冊。

第一應該記住的，是高爾基在俄國的社會生活最為悲慘的時代開始創作的這一點。那時代是政治的，社會的反動的全盛期。那是俄國之最後的君主及其臣僕的治世之初頭。地主與資產階級之一定層，發見了尼古拉·洛馬諾夫是他們的階級利益之忠實的擁護者。他們將可以在他們的援助之下，撲滅一切社會的自由主義的分子之充分的可能性，交給了皇帝。

當時的俄國文學，是頗為非社會的。離開了實生活的建設的文學家們，只顧發揮他

們自己的感情與精神，用當時的話說來，他們是一味的沉潛於自己的「魂」中的。他們都感到孤獨與寂寥，而向偏於內的生活。在文藝方面，宗教的神祕的情調，與「爲藝術而藝術」主義的說教，佔着優勢。一些不滿足於周圍的實社會的人們，不能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之中找出安住的處所，便將其視線移注到遙遠的天國了。有的人一味的創作毫無內容的美麗鏗鏘的詩，沉湎於空想與幻想之中。這些人們之中，有的在頹廢的享樂之中尋求自己的創造力的出路，潛心於頹廢的宣傳；甚至也有不能找出任何生路，於悲觀絕望之餘，乃從事於自殺之讚美的。

在高爾基的最初的作品出世的時代，與以後的十年之間，麥萊吉可夫斯基、巴力蒙特、索洛格布、布留索夫、安特列夫等的作品，極廣汎地爲人所讀。麥萊吉可夫斯基等待着某種「第三帝國」的到來。據他的見解，人類是在漸次朝着這個「第三帝國」進行着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及其先驅者，在他看來，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小市民性之表現，因爲「地上的世界便是一切，此外別無世界。大地是一切，此外別無他物」的這種思想，是

兩者的根本。這種唯物主義的見解，在麥萊吉可夫斯基之類的宗教的迷信家看來，是詭異不足道的。在他的作品中，不根據宗教的社會主義的王國，是被寫成「將來的奴隸」的王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鬭爭，他覺得是愚笨而毫無意義的，因為他以為這種鬭爭，是「以暴力對暴力，而非以神對神」的。麥萊吉可夫斯基不深刻地考究俄國國民與俄國社會之苦難的原因，而在現實的世界之外尋求其說明，產生至上的力的觀念了。同樣為一八九〇年代的著名詩人的巴力蒙特，也離開了地上生活與社會的活動，他說在這世界中，一切的事情，都是「灰暗而且像是死的。」他覺得人類是「室內的爬蟲，」因為人類是以「醜惡蒼白」的姿態蹲在「狹小的家中」，而忘記了創造的奇蹟的。假如麥萊吉可夫斯基是離開這醜惡的人類生活，而欲遁至天國去的，則巴力蒙特是投入幻想的擁抱之中的罷。他曾這樣的歌道：

我克服了冷淡的忘卻，

創造了我的幻想。

我的每一個瞬間都充滿了天啓，

我在永恆地歌唱。

布留索夫雖然是在後來踏出了這種反社會的詩壇，而加入了革命活動的詩人，但在這以前，他也是遁出了社會的活動，而欲「沉醉於獨自一人的夢幻」之中，願「忘掉一切，成爲自由孤獨之身，在那廣闊寧靜的原野之中，走那沒有未來，沒有過去，也沒有目標的大道」的。索洛格布則以「與人在一起」爲苦。不能不「與人們在一起生活」，這是使他最覺得苦惱的。他的空想，是不斷地「作魔法，靜靜的卜吉凶」，他努力從野卑貧乏的人生的斷片之中，創出蜜一般的甜美的傳說。他說道：「灰暗俗惡的人生呵，你退縮到黑暗之中去罷。像猛火似地狂奔着的人生呵，我在你的上面築起關於使人魅惑的美麗的東西的傳說罷。」他想藉惡魔主義，頹廢與犯罪等，來實現由這種人生解脫出來的解放。他在他的詩中把自己寫作惡魔的使者。他發誓要把罪惡散佈在地上，以報惡魔將他從深淵裏救出的恩惠。在成爲他的詩歌的內容之犯罪與沙狄主義（譯者註：虐待狂）

的描寫中，他好像開闢了一條到某一遼遠的美麗的「奧伊勒」的國去的道路似的。他的那維的魔法中所描寫之特里洛德夫，是一個爲使自己的反自然的情慾滿足起見，設置了一個少年們的奇異的殖民地的色魔；他不但把他寫作病的俗物，也表現爲惡魔的存在，表現爲某種高尚的思想的所有者，執行解放人類的使命的受難者。

世紀末之最有特色的作家，恐怕要算安特列夫罷。他在他的文學活動的初期，頗受高爾基的影響。他絕望於將他的創造力適用於周圍的實生活，而陷於惡魔般的精神狀態。他曾經叩天之門而求其回答，但卻未由天得到任何答話。於是他便達到一種結論，以爲天上有一種神祕的惡意的力，與人類相敵對，愚弄世界，並將罪惡與苦痛加諸人們，而在嘲笑人類之無益的努力的一點上，找出了它的歡樂。據安特列夫看來，人類是命定了要永久在無意義的充滿了苦痛的生活之中掙扎的。人類欲從這種狀態遁出的一切嘗試都是絕望的。安特列夫在他的有名的作品，如華西里·費維斯基之生涯、思想人之一生、阿拿特馬等中，在努力着想表示出宗教，人類的思想，科學，革命的英雄主義，以及社會

的努力之無益。於是人類只有一條路可走，那便是承認人類的命運之難免的殘忍，粉碎將人幽閉在地上的鐵籠，進而從生活逃避開來。

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常被稱為柴霍甫的時代，這在許多點上是頗為正常的。柴霍甫是時代之偉大的詩人。他在他的許多作品中，描寫着無數的代表了知識階級與憂鬱的空想家們之無力的性格的人物。這些人物，常是感傷的，沉於哀愁，沒有鬪志，而對於社會性是冷淡的。他們相信可以不用他們的積極的努力，以某種方法，使二百年或三百年以後，這世界變成一個美麗的花園，而在這裏確立美滿的合理的生活。特克脫爾·阿斯特洛夫對瓦尼亞叔叔中的一個人物說道：「對了，兄弟，在這郡內，說起知識階級的紳士來，只有兩個人咧，那便是你和我呀。然而這平凡俗惡的生活，在十餘年中卻把我們吞噬了。這種生活，以那腐爛的毒氣，弄壞了我們的血液，我們結果都會變成同樣的俗物了。」疲弊至極的智力，與反應的精神之穩穆的哀愁的這種平靜的妥協，是柴霍甫的藝術的本質。這同時也是地方的醫生，鄉村的女教師，產婆，以及其他小從業員的心

神之忠實的反映。這種精神，在當時的知識階級之間無疑是最貴重的罷。然而這些謙遜的獻身的勤勞者們，是絲毫也不能改造現存的社會制度的，他們只是或則沉湎於酒，或則與現實妥協，再不然就是以對於光明的未來之空洞的信仰來自慰。

當時頗為流行的柴霍甫式的妥協主義，麥萊吉可夫斯基的「第三帝國」，巴力蒙特的幻想，索洛格布的惡魔主義，安特列夫的戰慄，這一切的頹廢派的藝術，都不能將社會由因帝政釀成之最後的絕路中救出。

二

與資產階級密切地相結合着的這些文學家們，第一是不能理解時代。在一八九〇年代，由社會的下層已經湧起一種強有力的波動，這波動可以顛覆造成頹廢派的藝術的隆盛局面的生活形式。知識階級，在盡情地歌唱了他們那充滿了哀愁的過去的歌曲的九〇年代，便已看到產業之異常的發達。一八八七年，俄國有三萬餘的企業與百卅萬的勞働者；一八九七年則又增為四萬的企業與二百萬的勞働者。在詩人們尋求着神與

惡魔的時候，在託爾斯泰主義廣泛地傳播着的時候，在體驗的劇場（或以柴霍甫的劇場見稱的莫斯科藝術座）產生的時候，在美術家們爲與藝術上之政治的及社會的基調相鬭而創立「藝術世界」時，在藝術界的魁斗查基勒夫對於「反藝術的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宣戰，嗤笑普魯東與察爾納雪夫斯基爲玷污了藝術的神聖的「野蠻人」的時候，俄國的勞働階級覺醒起來了。一八九六年，在彼得堡發生了在當時要算大規模的罷工。參加的有各種的生產企業，與約三萬人的勞働者。然而，這次的罷工，並不是像暴風一般的勞働運動之唯一的表現，而是在社會的憂鬱時代，流遍於全國的勞働運動之一支流。於是便產生了有力地表明自己的新威力——勞働階級了。勞働運動，給了人以偉大的印象。九〇年代出版了普列哈諾夫的名著關於一元的史觀之發達的問題，這書雖被圖書檢閱局所沒收，但在知識階級之間已廣泛地爲人所讀着。同年又發行了俄國經濟發達調查史料，其中包含有伊因（列寧之假名）的論文斯爾威著作中之民情派的經濟的內容及其批判。

在這個時代裏，高爾基的初期的作品出現了。他的那些作品，在幻想的憂鬱的知識階級的文學之間，引起了狂風一般的印象，發出了像行將到來的大雷雨的先驅的雷鳴一般的聲響。這些作品之中，沒有提到勞動階級一句，但開始未久的無產階級的鬭爭，與高爾基的藝術的創造之間，是有一脈的連絡的。那便是心理的接合。高爾基帶來了由社會的底層覺醒起來的文學，帶來了偉力的讚美，與對於創造的確信。與當時的知識階級之無力相反，他創造了新興勞動階級所代表的精力與意志的文學。

高爾基是由沉淵之中而來的人。他不是在圖書館裏學習了人生，也不是在當時的文壇之病的纖細的代表者們的談話與論爭之中學習了人生；他是在以大量的勞動而獲得一片麵包的無依無靠的人們之中，在經過了屈辱與苦痛之殘酷的鍛鍊的人們之中，學習了人生的。

高爾基於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曆二十九日）生於俄國中部的尼糾尼·洛伐哥洛特。這地方位於常出現於高氏的作品中之沃爾加河之上流，是一個古老的村鎮。

他的父親是帕爾姆鎮人，以印花工爲職；其母爲洗染商的女，名瓦爾瓦娜。馬克辛·高爾基（最大的苦痛之意）是他的雅號，本名則爲亞歷基塞·馬克西莫維基·柏修可夫。父方的祖父，是一個軍官，因酷役部下，當時的皇帝尼古拉第一將他貶爲兵卒。他生來就是一個性情頗爲暴躁的人，所以高爾基的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的幾年中，出奔了五次，最後終於是離家就沒有回去了。這時他由特波里斯克到尼糾尼·洛伐哥洛特，在這裏做了一個印花工的學徒。他是一個極溫和、聰明而快活的人。他長於某種的才能，能讀也能寫，所以在二十二歲的時候，便做了阿斯特拉罕的某輪船公司的事務長，但於一八七三年（高爾基四歲時）因虎列拉病而死於該地了。據說他的這病是由他的兒子高爾基傳染的。母方的祖父，初爲一個商隊的首領，後來在尼糾尼·洛伐哥洛特開設染店。老練的事業家的他，在一個短期間就獲得成功，在同地購置幾幢房屋，並創設了三個工廠，後也曾被選爲職工會長。他是一個宗教心很重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暴君，一個吝嗇的人。他活到九十二歲的長壽，死前發狂。